

《太平广记》虎故事中“虎皮”的文化隐喻

王婧宇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5年9月4日; 录用日期: 2025年10月3日; 发布日期: 2025年10月13日

摘要

本文以《太平广记》虎故事中的“虎皮”母题为核心, 结合“天鹅处女型”全球叙事母题的中国化演变, 探讨其文化隐喻的多重维度。通过分析“虎皮”作为人虎互化媒介的象征意义, 揭示其背后的原始思维、伦理张力及文学范式创新。研究发现, “虎皮”母题不仅是原始信仰的文学遗存, 更通过与本土伦理体系的融合, 形成了独特的变形叙事范式, 为理解中国古代动物变形故事的文化基因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

《太平广记》, 虎皮, 天鹅处女型母题, 文化隐喻

The Cultural Symbolism of “Tiger Skin” in Tiger Stories from *Taiping Guangji*

Jingyu W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September 4, 2025; accepted: October 3, 2025; published: October 13, 2025

Abstract

This paper centers on the motif of “tiger skin” in tiger stories from *Taiping Guangji*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inicized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narrative motif of the “Swan Maiden,” explores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its cultural symbolism. By analyzing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iger skin” as a medium for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tigers, the study reveals the underlying primitive thinking, ethical tensions, and innovations in literary paradigm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tiger skin” motif is not only a literary remnant of primitive beliefs but also, through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local ethical system, forms a unique paradigm of metamorphosis narrative. Thi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DNA of ancient Chinese animal metamorphosis stories.

Keywords

Taiping Guangji, Tiger Skin, Swan Maiden Motif, Cultural Metaphor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学界对《太平广记》虎故事及人兽变形母题的研究已积累了相当成果。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广记》中虎故事文本的辑录、分类与源流考证，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二是从宏观视角探讨虎意象的文化内涵，将其置于图腾崇拜、山神信仰或精怪观念的框架中进行分析，揭示了其作为文化符号的普遍意义；三是在跨文化比较中，将中国虎故事与欧洲狼人、日本狐妖等变形叙事进行平行对照，探寻共性叙事模式。然而，既有研究多将“虎皮”视为一个普通的物象或情节工具，未能充分发掘其作为一个独立、核心的叙事母题所具有的丰富文化隐喻与结构功能。特别是对于“虎皮”如何具体承载并融合原始巫术思维、图腾信仰与后世儒家伦理，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变形叙事范式，缺乏系统性的深入阐释。此外，在全球流行的“天鹅处女型”(ATU 400)母题参照下，“虎皮”故事的中国化特质及其背后的独特文化逻辑亦有待厘清。本文正是立足于这一研究缺口，旨在以“虎皮”母题为聚焦点，贯通其从原始仪式到文学叙事的转化路径，剖析其多重文化隐喻，以期更深刻地揭示中国古代变形故事的文化基因与叙事创新。

“虎皮”在《太平广记》中既是缚魂之绳，亦是照妖之镜。相较于“天鹅处女型”等全球变形母题多聚焦于“禁忌-破禁-惩罚”的简单因果，中国叙事则将变形升华为“人何以为人”的哲学追问[1]。李徵化虎后“虎形人心”的悖论，以文学形式叩击着“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的终极命题。可见《广记》的“虎皮”叙事展现出鲜明的本土特质，为世界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变形范式。“虎皮”母题的文化隐喻，本质是中华文明在不同历史层累中对“人兽之辨”的持续追问[2]。它以原始思维为基脉，以儒家伦理为经络，在文学想象中构建起一个既充满野性活力、又深具伦理自觉的变形世界。

2. 文化根脉：“虎皮”的物理媒介功能

2.1. 巫术思维的本土实践

“虎皮”母题的仪式性特质深植于原始巫术思维，其文化功能通过“接触巫术”与“模拟巫术”的双重机制得以实现[3]。这两种巫术形式在《广记》文本中呈现为可触摸的叙事细节，既保留了原始信仰的实践痕迹，又通过文学想象完成了从仪式到审美的转化。

2.1.1. 接触巫术：虎皮作为“虎魂容器”

弗雷泽《金枝》指出，接触巫术(Contagious Magic)依赖于“部分与整体互渗律”，物体一旦接触即永恒关联。虎皮作为虎魂的物质载体，通过皮肤接触实现灵魂转移。这一原理在“虎皮”叙事中表现为虎魂与虎皮的不可分割性。《僧虎》篇中，僧人偶披虎皮后“衣着于体，及伏草中良久，试暂脱之，万方皆不能脱”，身体特征逐渐虎化直至“手足虎也，爪牙虎也”。此处“虎皮”不再是单纯的衣物，而是虎之灵魂的物质载体，这种叙事逻辑与原始部落“佩戴图腾皮毛获取神力”的仪式高度契合。文本中“藏匿虎皮迫虎为妻”的情节，本质是接触巫术的世俗化演绎。虎女寻回虎皮后“跳跃数步，已成巨虎”的

瞬间变形，则印证了虎皮作为“虎魂容器”的唯一性——即便长期脱离虎体，其巫术效力仍未衰减，凸显接触巫术跨越时空的持续性特征。

可见华夏先民的“魂器观”——《抱朴子》谓“物老者成精[4]”，“虎皮”作为百年虎精的灵核，实为自然精魄的仿生容器。相较于西方巫术中常见的毛发、指甲等碎片化媒介，“虎皮”的全覆盖特性彰显中国巫术对“整体性”的执念。

2.1.2. 模拟巫术：发甲代身术的禳灾智慧

模拟巫术通过模仿特定对象实现巫术目的。《峡口道士》中，道士遭遇虎患时“剪发及须鬓少许，剪指爪甲，兼头面脚手及身上，各沥少血二三升，以故衣三两事裹之”，以发甲血衣模拟自身，使虎误食替代物而免灾。这种“以形代形”的术法，与《汉景帝》中“祭虎得皮”的情节共同构成模拟巫术的正负两极，前者通过“形似”转嫁危机，后者通过“献祭”获取神力，均体现人类试图以仪式操控自然力量的原始心理。值得注意的是，发甲代身术在文本中常与虎皮形成互文。《柳并》中，书吏窃取虎皮后“仗剑而去”，以虎皮为质权要挟虎施术救人，本质是将虎皮纳入巫术交换体系，使“虎形”属性使其成为模拟巫术的理想媒介，而发甲血衣的“人形”属性则强化了仪式的代偿功能。相较西方巫术替身多采用蜡像(如伏都教)，而道士以自体组织或旧衣制作替身，体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儒家身体观与巫术的本土融合。从禳灾术法伦理的角度出发，替身代死非消极逃避，而是《周易》“舍车保帅”智慧的巫术实践。

可见双重巫术的文化张力既源于接触巫术追求人虎合一(灵魂互渗)，又模拟巫术强调人虎分离(灾厄转嫁)。但二者皆源于“万物互渗”的原始思维[5]，使“虎皮”成为连接人虎两界的仪式枢纽。它既是虎之神性的物质载体，又是人类操控自然的符号工具，其文化基因中既保留着原始信仰的敬畏感，又暗含文明对野性的驯服欲望。这种双重性在《僧虎》“皮落如脱衣，裸身复为人”的情节中达到顶点，当虎皮最终脱落，既是巫术效力的终结，也是人通过仪式完成自我救赎的隐喻。巫术思维的本土实践，为“虎皮”母题注入了仪式的庄严感与叙事的张力，使其成为解析中国古代变形故事的关键。

2.2. 图腾信仰的文学转译

图腾信仰作为原始族群的精神核心，在《广记》虎故事中通过“虎皮”母题实现了从仪式到文学的创造性转译。羌族与土家族的虎图腾实践，经文人叙事重构后，成为解析“人虎互化”伦理张力的重要密码。

2.2.1. 羌族虎崇拜

羌族以虎为祖先神，其“虎皮裹尸火葬”的丧葬仪式承载着“灵魂返祖”的信仰内核，“虎皮”不仅是肉身的殓服，更是引导灵魂回归虎族的媒介。《南齐书》载羌族“俗重虎皮，以之送死”，认为唯有如此，死者灵魂才能脱离人类形态，复归图腾本体。这种仪式思维在《虎恤人》中转化为“虎女披皮归山”的叙事母题。文本中虎女的“复形”过程，本质是羌族复生仪轨的文学镜像。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叙事弱化了仪式的神圣性，强化了情感冲突。《申屠澄》中虎女“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的吟诵，将图腾回归的必然性与人间情感的偶然性并置，使原始信仰转化为充满张力的伦理困境。且羌族“生死虎变”观被小说转化为图腾复归母题，“虎皮”不仅是变形媒介，更是族群身份的精神烙印。相较天鹅处女型中“羽衣”代表的自由意志，“虎皮”承载着沉重的血缘宿命。

2.2.2. 土家族廪君神话

土家族始祖廪君“魂魄化为白虎”的神话，奠定了虎图腾的双重属性：既是族群保护神，又是威权惩戒的象征。《后汉书》载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体现图腾信仰中“敬畏-献祭”的二元结

构[6]。这种信仰在《崔韬》中演变为虎女“披皮食夫”的叙事。这一情节重构了廪君神话的惩戒逻辑：“虎皮”作为图腾符号，不仅是族群认同的标志，更是维护图腾神圣性的戒律。当崔韬妻“食其子及韬”时，实为对土家族“人祠白虎”仪式的模仿。而儒家语境中的兽性爆发，在图腾体系中恰是神圣使命的完成。与羌族叙事不同，土家族图腾的文学转译更强调不可侵犯性，映射着族群边界的不可逾越性，而“井”作为封闭空间，暗合原始祭祀中“献祭于深渊”的仪式空间想象。

羌族与土家族的图腾信仰，经文学转译后形成“回归型”与“惩戒型”两种“虎皮”叙事范式。前者通过“复形归山”保留了图腾作为族群母体的包容力，后者以“食人复仇”凸显图腾作为威权符号的震慑力。二者共同构成图腾信仰的文学光谱：“虎皮”既是连接人神的脐带(羌族)，也是悬于头顶的利剑(土家族)。这种双重性揭示了原始信仰在文学中的复杂变形，当图腾从祭坛走入文本，其神圣性既可能被情感叙事柔化，也可能被伦理冲突强化，最终成为中国古代小说中“人兽之辨”的永恒母题。

3. 儒家叙事：“虎皮”的伦理符号功能

当原始巫术与图腾信仰的叙事传统进入儒家伦理体系，“虎皮”母题被带入新的道德维度。文人通过“伦理审判”与“框架重构”，将人虎互化故事转化为儒家价值观的传播载体，实现了原始思维与礼教秩序的创造性融合。

3.1. 儒家伦理对“异类婚”的排斥

儒家伦理对“异类婚”的排斥，在“虎皮”叙事中表现为对跨物种婚恋的道德规训。《封邵》篇记载，郡守封邵因“生不治民死食民”的贪暴行径，最终“化为虎食郡民”，其变形过程被赋予明确的伦理指向，“虎皮”成为道德堕落的物质显影，贪腐者的人性丧失与虎形显现形成因果链。类似地，《崔韬》中虎女食夫的情节，表面是异类婚的悲剧，实则暗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之辨[7]。而“虎皮”不仅是物种差异的标志，更是儒家“礼别异同”伦理的隐喻符号。这种伦理审判在“人化虎”叙事中尤为突出。《野人闲话》中谯本因“不孝不义”化虎，《广记》(卷 426)“封邵”条以“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的民谣强化道德警示，均体现儒家“善恶有报”的果报观对原始变形叙事的改造，使“人虎互化”从自然变异升华为道德寓言。

3.2. 孝道框架对变形母题的重构

儒家孝道伦理对“虎皮”母题的重构，集中体现在《李徽》篇的悲剧叙事中。士子李徽因仕途失意化虎，却在变形后仍保有“念亲怀友”的人性：他托友人袁修照顾家人，并恳请其传录遗文，将“孝道”与“文以载道”的士人使命置于虎性之上。这种叙事策略将原始变形故事的“野性反抗”转化为“伦理坚守”。“虎皮”虽使李徽身形异化，却成为映照其未泯人心的镜子，凸显“形可变而心不可变”的儒家伦理韧性。作者通过铺陈其“弱冠登第”“疏放逸”的士人身份，将个体悲剧升华为科举制度与士人品格的冲突，使变形母题成为儒家“修身齐家”思想的反向注解。“虎皮”在此不再是单纯的变形媒介，而是士人“穷则独善其身”精神的物化象征。

儒家伦理的叙事介入，使“虎皮”母题从原始信仰的混沌状态走向道德理性的正轨。通过“兽化惩戒”将异类婚、贪腐等“失序行为”纳入儒家礼法框架，强化“礼”的权威性。又以孝道、文统等伦理要素改造变形动因与结局，赋予原始叙事以“教化”功能。

4. 身份政治：“虎皮”的身份象征功能

4.1. 变形中的自我撕裂

“虎皮”作为跨越人兽边界的物质载体，在叙事中暴露出文化转型期的身份认同危机。以下从士人

阶层与女性群体的双重困境出发，剖析变形叙事中“自我撕裂”的深层肌理。

4.1.1. 士人异化

《李徵》篇通过“虎形人心”的悖论性书写，将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异化困境推向极致。其变形过程暗合唐代士人“科举救赎”与“个性解放”的精神分裂。唐代县尉“终生默默无闻，仕途前景黯淡”，这种结构性压抑迫使他发出“生乃与君等为伍耶”的愤懑，最终以“虎形”逃离束缚。他的“才”在科举框架内未能转化为政治资本，反而成为遭忌的根源。化虎后“口不能言却能诗”的设定，隐喻着士人文化在社会关系外的尴尬存续。而“虎皮”在此成为士人精神的镜子，虎的“野性”对应外在的自由，人的“文心”象征未泯的文化认同。

4.1.2. 女性困境

《申屠澄》中虎女的身份焦虑，则折射出唐代女性在“自然人性”与“礼教妇德”间的撕裂。她本为虎族，却因披上人皮成为“农家女”，其“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的吟诵^[8]，暴露了三重身份困境：其一，虎皮的穿脱对应女性身体的控制权争夺。当虎女以“识文断字、应对得体”的“理想女性”形象出现时，实则是对男性审美期待的被动迎合；其二，“山林”与“闺阁”构成女性生存的二元空间。虎女的“山林志”本质是图腾族群的空间记忆，而“妻职”要求其困守闺阁。这种冲突在《天宝选人》中更趋激化——虎女因丈夫“笑语见耻”而索还虎皮，表明即便在婚姻契约中，女性仍无法完全被纳入儒家伦理体系；其三，虎女的“情”始终游走在“自然”与“伦理”之间。当申屠澄将“山林志”曲解为田园诗，虎女的真实生命体验已被儒家妇德叙事覆盖。最终复归山林非自由胜利，而是对彻底失语的逃亡。

士人异化与女性困境的共性，在于“虎皮”作为“面具”的双重性：于士人，是科举红袍染血的里衬；于女性，是嫁衣下未褪的兽皮。当文明要求人裁剪灵魂以适应身份，每个个体都将成为披着人皮的困虎。

4.2. 天鹅处女型的中国化解构

“天鹅处女型”作为全球性变形母题，其核心逻辑是“羽衣藏匿 - 异类婚姻 - 寻衣回归”。当这一母题传入中国并与虎文化结合时，《广记》中的“虎皮井”故事通过自然观重构与性别政治转向，完成了对全球母题的本土化解构，形成极具张力的中国叙事变体。

4.2.1. 自然观差异

在“天鹅处女型”原型中，“羽衣”是轻盈的自然元素，象征女性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如晋代《搜神记》“毛衣女”故事中，羽衣助女子化鸟飞升，自然被赋予“自由救赎”的诗意思象。但在《广记》虎故事中，“虎皮”作为自然力量的象征，呈现出暴烈、危险的异质特性。

“虎皮”的“厚重”与“攻击性”颠覆了“羽衣”的“轻盈”与“无害性”。另外天鹅处女型中的自然(如天空、湖泊)是女性的庇护所，而虎故事中的山林(如嘉陵江、枯井)却充满危机。《天宝选人》中，虎女寻回虎皮的过程被描述为“猖狂入北屋寻觅”，“猖狂”一词暗示自然本能的失控；《申屠澄》虎女虽未食人，但其“山林志自深”的抉择背后，亦是自然与人间的永恒联系。

这种自然观差异的深层动因，源于中国文化对虎的双重想象。人们对虎的崇拜主要源于图腾崇拜，虎的勇猛和力量使其具备了图腾象征意义，所以古代会将虎当作保护神，希望其阻挡一切灾难。《说文解字》云：“虎，山兽之君。”^[9]“虎皮”因此成为自然力量的矛盾载体——它既承载着族群认同的神圣性，又象征着未被文明驯化的野性暴力。并与中原文化“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形成张力。

4.2.2. 符号转译

在全球母题中，女性寻回羽衣的行为常被解读为母权制对父权制的反抗。如“天鹅处女”的离去隐

喻着女性对从夫居制度的抗拒，具有早期性别平等意识的萌芽。但在《广记》的虎故事中，这一抗争被转化为父权制下的性别暴力叙事。随着科举制度成熟与门阀制度衰落，虎故事通过将女性变形者塑造为“危险他者”，既满足市民文化对“奇情”的需求，又以暴力惩戒的方式维护“男女大防”的礼教秩序。相较于原型中“羽衣飞走”的温和抗争，中国化叙事更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伦理隔离，使性别政治成为文明对野性的征服寓言。

可见“虎皮井”故事对“天鹅处女型”母题的解构，是将原始母题的“自然诗意”转化为“野性暴力”，植入“山林即危境”的认知框架；将女性主体的“自由抗争”改写为“父权规训”，使变形叙事成为儒家伦理的注脚。

5. 结语

“虎皮”母题在《广记》中的叙事呈现，本质是原始思维与儒家伦理的层累性建构。作为原始思维的活化石，它承载着三重文化基因：万物有灵观赋予人虎互变的逻辑基础^[10]，使虎皮成为灵魂跨物种流动的物质载体；图腾崇拜催化了变形模式的定型，羌族火葬裹皮、土家族廪君神话均通过“虎皮”实现族群认同的文学转译；巫术仪式的残留则使“虎皮”成为操控人兽边界的仪式道具。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变形叙事的“原始底层密码”。与此同时，儒家伦理的介入完成了对原始思维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兽化惩戒”机制，将虎皮暴力纳入“善恶有报”的伦理框架；借助孝道等伦理要素，赋予变形母题以“礼法人伦”的现代性阐释。“虎皮”因此成为文明与野性的对话场域——它既是未被驯化的自然力量象征，又是儒家伦理的具象化符号，宣扬幽明相隔和儒家“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欲节制^[11]。其文化内涵的双重性折射出中国古代文人在原始信仰与礼教秩序间的挣扎性平衡。这种叙事传统不仅为《聊斋志异》《西游记》等后世作品提供了叙事母题，更以独特的东方智慧回应了全球文学中“文明与自然”的永恒命题。

参考文献

- [1] 戴茂堂, 左辉. 人何以为人?——从“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J]. 船山学刊, 2019(2): 15-19.
- [2] 刘清平. “人兽之辨”可以休矣[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7(3): 53-61, 173.
- [3] 弗雷泽. 金枝[M]. 王培基, 徐育新, 张泽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4] (晋)葛洪. 撰. 抱朴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5] 布留尔. 原始思维[M]. 丁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6] 姚琴. 文化记忆视域下的土家族影视传播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9.
- [7] 丁志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农民传统文化的裂变与发展[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4, 37(15): 129-132.
- [8] 薛渔思. 河东记[C]//太平广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3488.
- [9] 张红, 周清华, 陈潇. 论赣南客家虎童帽中的生态美学观[J]. 天工, 2024(25): 6-10.
- [10] 王鑫. 《太平广记》虎故事中的“虎皮”文化解读[J]. 百花, 2024(05): 34-36.
- [11] 王美玲.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异类婚恋故事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13.